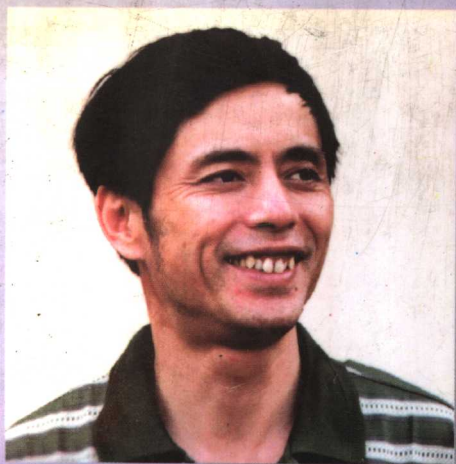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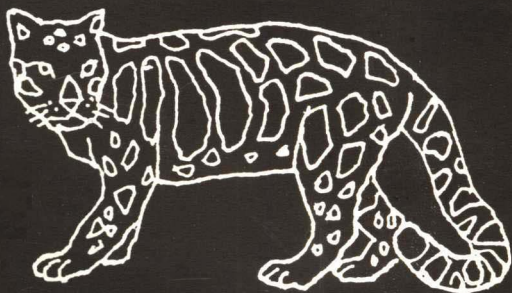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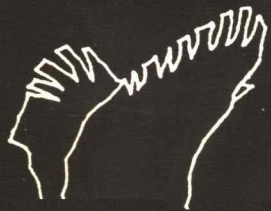


一只猎雕的遭遇

YI ZHI LIEDIAO
DE ZAO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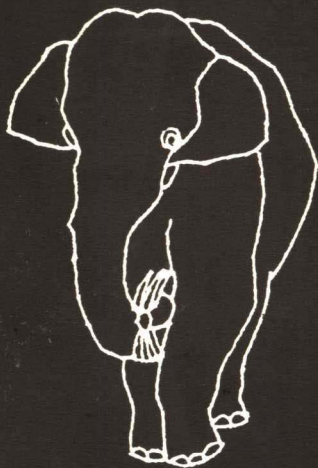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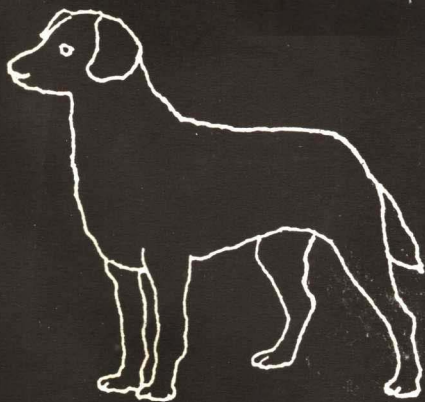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 沈石溪文集

一只猎雕的遭遇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 名 一只猎雕的遭遇
编 著 者 沈石溪
责任编辑 刘健屏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高楼门 60 号
邮政编码 210008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4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1742-1/I·370
定 价 9.00 元

(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你飞遍了日曲卡雪山北麓，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你去捕猎的目标。你飞累了，撑开巨大的翅膀，静止不动地躺在空中，任凭强劲的河谷气流托着你向前滑动。你圆睁着雕眼，聚精会神地俯瞰着地面，希冀能幸运地看到一只幼麝在古戛纳河边饮水，或者能遇到一头小岩羊在悬崖边溜达。遗憾的是，平缓的山坡和狭长的河谷里，连个可疑的黑点也看不到。

冰凉的太阳高悬在天空，给大地投下了一片冷寂的光。

严冬刚刚过去，雪线才褪到半山腰，草芽还没有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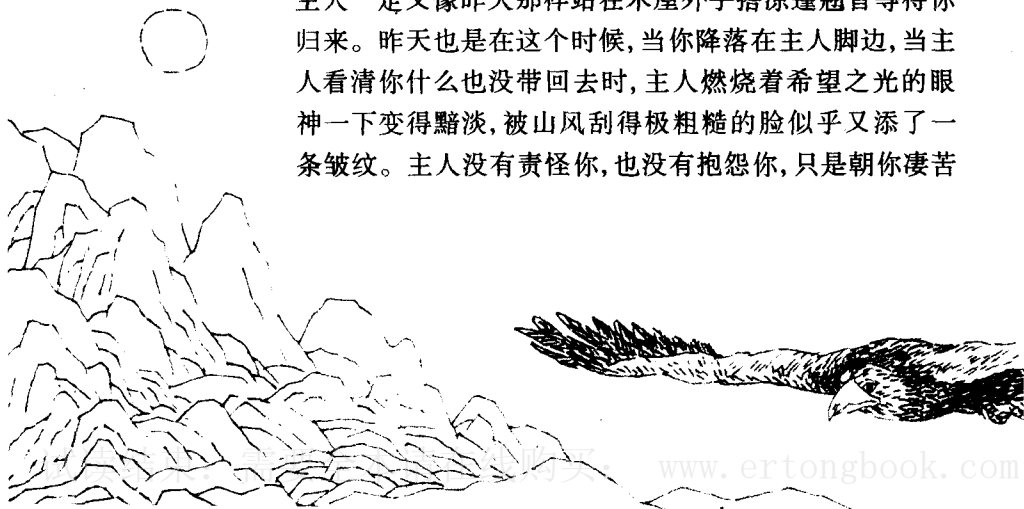


土，树枝还没有泛绿，赤裸的红土地还没有恢复生机。那些食草类动物，都迁移到遥远的四季如春的古戛纳河的下游过冬去了，还没有回来。对食肉类动物来说，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确实是个春荒难关，很难找到食物。

假如仅仅是为了果腹充饥，你是不会如此辛苦地在古戛纳河谷上空来来回回飞巡的。你可以凭着野生动物一种奇异的生存本能，准确地在河滩的巨卵石底下、河岸的枯树根部找到冬眠的小蛇，或用雕爪刨开被雪水泡得酥软的土层寻找蜥蜴、地狗子。整个冬天和春荒阶段，其它野金雕经常靠这种办法来维持生命。

但你不是普通的野金雕。你是丫丫寨猎人达鲁鲁蒙养的猎雕。你是按主人的吩咐到古戛纳河谷来狩猎的。主人不喜欢冬眠的小蛇和地狗子，主人要的是幼麝、岩羊或其它值钱的禽兽。

太阳偏西时，古戛纳河上游飘来一块乌云，不一会就下起了小雪。纷纷扬扬的雪粒被凛冽的西风吹刮着，搅起漫天雪尘。这是日曲卡雪山一带常见的倒春寒。气候这样恶劣，能见度愈来愈低，再飞下去也是徒劳的。你想，该回去了。你仄转尾羽，掉头朝丫丫寨飞去。刚飞出河谷，你又犹豫了。今天又一无所获地空着手回去吗？主人一定又像昨天那样站在木屋外手搭凉篷翘首等待你归来。昨天也是在这个时候，当你降落在主人脚边，当主人看清你什么也没带回去时，主人燃烧着希望之光的眼神一下变得黯淡，被山风刮得极粗糙的脸似乎又添了一条皱纹。主人没有责怪你，也没有抱怨你，只是朝你凄苦



地笑了笑,就默默地回小木屋去了。主人的这种无可奈何的失望表情,比谩骂和鞭笞更厉害,更让你痛苦。你晓得,主人这段时间连遭厄运,先是上个月他到铺满白雪的森林里去打狗熊,连狗熊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在下坡时滑了一跤,扭伤了腰,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主人刚刚能起床,主人的女孩莉莉又患猩红热病倒下了。主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这下就更穷了,连买盐巴的钱都掏不出来了。如果日子过得不是这样窘迫的话,主人是不会在早春时节独自放你进山狩猎的。早晨,主人打开搭在木屋前大青树杈上的雕巢,临放你进山时,搂着你的脖颈,把你的脑袋抱在他厚实的胸怀里,用长满茧花的手掌在你的脊背上轻轻抚摸。你是一只通灵性的金雕,你跟随主人多年,你摸透了主人的脾性,你晓得主人是在祈祷猎神赐给你好运,让你满载而归。你感觉到主人在抚摸你时,手指在微微颤抖。主人是把战胜厄运渡过难关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你怎么能在主人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无所作为呢?

你重新仄转尾羽,飞回古夏纳河谷上空。无论如何,你今天再也不能空着手回去了。哪怕猎到一只草兔,也能救主人的燃眉之急,能换回点钱把莉莉的病治好。

细密的雪尘打湿了你的翅膀,使你在飞翔时感觉到有点滞重。乳白色的雾岚,像只巨大的罩子,罩住了古夏纳河谷,地上的岩石和树桩等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你拍拍翅膀,一头扎进河谷,贴着树梢作低空飞行。

你又飞巡了五六个来回,但河谷里仍然看不见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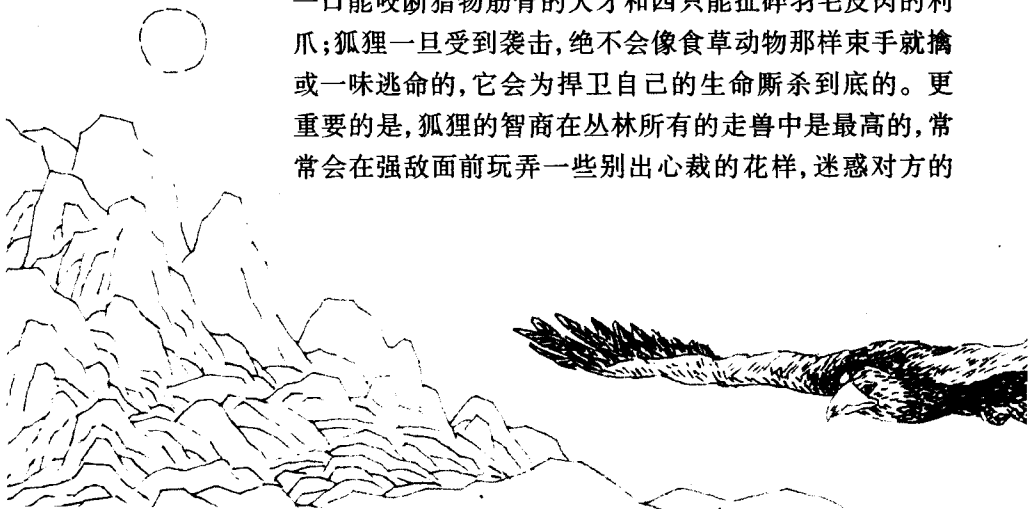
活的东西。昔日慷慨的猎神在关键时刻却变得吝啬了。

太阳很快就要坠落到雪峰背后去，明亮的天地很快就会被苍茫的暮色吞没。你灰心了，垂头丧气地准备再次撤离古戛纳河谷。突然，你看见左前方山坡上，似乎有一样东西晃动了一下。开始，你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再飞近了些，那东西竟然蹦蹦跳跳从一个洞口移动到一棵大树下。你尖叫一声，迅速飞过去，嗬，原来是只狐狸！狐狸火红的皮毛和坡上的红土融为一体，再加上弥漫的风雪和大团的雾岚，怪不得使你看不清楚了。

狐狸是昼伏夜行的动物，总是在傍晚离穴外出觅食的。

假如现在发现的是一只幼麝，你会高兴得仰天长啸，但对方是狐狸，你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你当然不怕狐狸，可话说回来，狐狸也不怕你。你现在飞得那么低，翅膀扇动的声音那么响亮，嗅觉、听觉和视觉异常灵敏的狐狸不可能不知道你已飞临头顶，但这傲慢的家伙竟然连头都不抬一下，还在聚精会神地对付树根下一个灰鼠洞。它压根儿就没把你当回事。

从内心讲，你不愿意飞扑下去捕猎这只狐狸。狐狸虽然没有野狼凶猛，也没有狗熊蛮横，但也是食肉兽，有一口能咬断猎物筋骨的犬牙和四只能扯碎羽毛皮肉的利爪；狐狸一旦受到袭击，绝不会像食草动物那样束手就擒或一味逃命的，它会为捍卫自己的生命厮杀到底的。更重要的是，狐狸的智商在丛林所有的走兽中是最高的，常常会在强敌面前玩弄一些别出心裁的花样，迷惑对方的



神经,让对方上当受骗。你曾亲眼看见一只狐狸躺在地上装死,把一只惯食腐肉的秃鹫引上钩,就在秃鹫嘴壳快啄到狐狸眼窝时,装死的狐狸猛然间从地上跳跃起来,一口咬住秃鹫的脖子。可怜的秃鹫,成了狐狸一顿美味晚餐。

怪不得连人类都要羡慕和妒嫉狐狸的智商,把它当作阴险狡猾的代名词了。

要是此刻正在树根边挖掘灰鼠洞的是只乳臭未干的幼狐,或者是只拖儿带女的母狐,你不会有这么多顾虑。遗憾的是,这是只脸颊上的白斑呈浊黄色、资历颇深阅历颇广的老公狐;细腰宽肩,胸部肌腱饱满,四肢坚实有力;耳边红色的皮毛间有一道十分显眼的月芽形伤疤,不知是狼咬狗啃留下的痕迹,还是种内情斗留下的记录,起码可以说明它和死神打过交道,经受过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严峻考验。

要想捉住这样的老公狐谈何容易啊!

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搏斗。不,情形似乎对你更不利些。雪尘打湿了你的翅膀,影响了你的飞行力度和飞行速度。你已在河谷上空飞巡了一整天,消耗了不少体力,肚子也早饿空了。极有可能,你逮不着狐狸却惹了一身骚,也许更倒霉,变成送上门去的点心。

再强壮再老练再勇敢的野金雕,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去袭击豺狗、狐狸、狼这类食肉类走兽的。

食肉类猛禽和走兽之间,和平共处是最明智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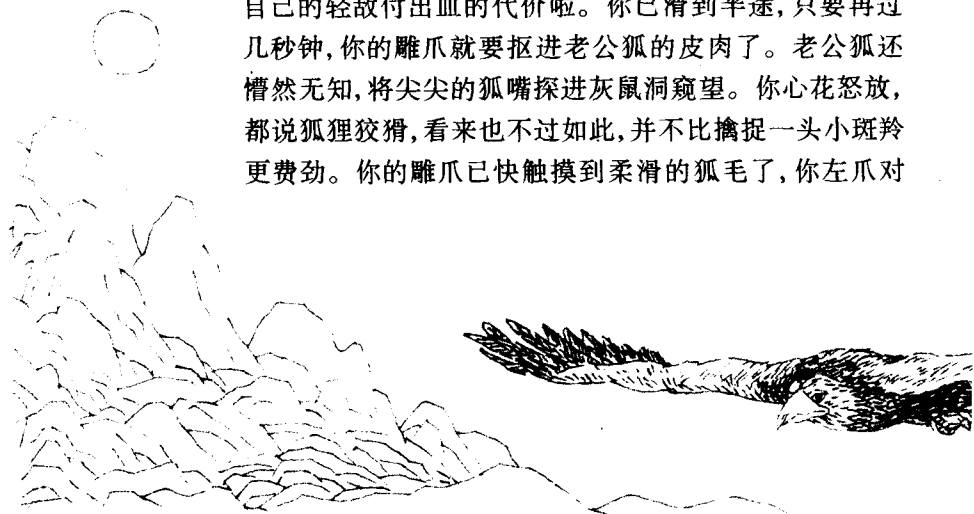
罢罢罢,就当没看见这只狐狸,你想。你甩甩尾羽,



在狐狸头顶绕了几圈，想飞走了。但似乎有一个吸力极强的磁场，牢牢地吸引住了你。多好的一张狐皮啊！冬雪把这只狐狸的皮毛擦得光滑锃亮，如同涂了一层彩釉；毛色纯净，红得像团燃烧的火焰。你晓得，一张细密厚实的上等冬狐皮，极珍贵，可以卖很俏的价。这是今天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了，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就只能空手而归了。你不忍心再见到主人凄苦的面容，不忍心再听见主人忧伤的叹息。你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白白放走这只老公狐。为了主人，你决心铤而走险。

你在空中调整了方位，飞到狐狸背后，突然间将翅膀收敛成小夹角，毫无声息地向老公狐迅疾滑去。这是金雕特有的偷袭方法，没有翅膀扇动空气的声响，速度犹如自由落体，快疾如风，当被袭击者发现来自天上的恐怖的投影逼近自己想要转身迎敌时，已经来不及了，金雕一双铁爪已稳稳攫住了它的脊背。这是名副其实的死亡的扑击。

老公狐仍然在用前爪抠灰鼠洞，既没有回头张望，也没有竖耳倾听。这老公狐一定以为你不敢随便袭击它，所以放松了警惕。你想，这只愚蠢的老公狐，很快就要为自己的轻敌付出血的代价啦。你已滑到半途，只要再过几秒钟，你的雕爪就要抠进老公狐的皮肉了。老公狐还懵然无知，将尖尖的狐嘴探进灰鼠洞窥望。你心花怒放，都说狐狸狡猾，看来也不过如此，并不比擒捉一头小斑羚更费劲。你的雕爪已快触摸到柔滑的狐毛了，你左爪对



准老公狐的屁股眼，右爪瞄准老公狐颈根那块凹部。这两个部位都是老公狐身上的薄弱环节，稍带着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避免狐皮破损。

你将雕爪狠命抓下去。只要把老公狐攫离地面，哪怕离地一寸，你就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走兽来说，离开地面就丧失了力量。

就在这最后半秒钟，突然，老公狐一缩身体就地打了个滚。你抓了个空，不，比抓空更恼火，你的雕爪由于用力过猛，插进土层，抓了两把红泥；由于没防备目标会在最后一瞬间突然躲开，你的心一慌，身体一歪，竟然站立在山坡上了。

对正在和敌手殊死搏斗的金雕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姿势，就跟走兽离开了大地便丧失了力量一样，猛禽离开了天空便陷入窘境。你一米多长的身躯，巨大的翼羽，在空中灵活自如，可一旦站立在地面上，巨翅便会成为累赘。最大的弱点就是起飞缓慢。小小的麻雀可以在0.1秒的瞬间凌空飞起，但你从扇动翅膀到弹跳飞起，必须要有蹬腿、曲爪、缩脖、扩胸、展翅等十几秒钟的系列动作和准备过程。在平时，十几秒钟算不得一回事，可面对利牙尖齿的敌手，两三秒钟的停顿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你明白了，老公狐其实早已觉察出你的企图，它假装专心致志地挖灰鼠洞，其实是要让你造成一种错觉，引诱你上钩。

真不愧是连人类都要赞叹的狐狸！



就在你雕爪误插进土层的当儿，老公狐已在地上打了个滚迅速翻爬起来，龇牙咧嘴朝你扑咬过来。你在地面上动作笨拙，躲闪不及，被老公狐扑了个正着。老公狐骑在你的背上，四只狐爪按住你的翅膀，一张腥臭的大嘴朝你细长的脖颈咬过来。完全出于一种死里求生的本能，你猛烈地摇动自己的身体。不知是因为羽毛被雪尘飘湿增加了润滑度，还是因为老公狐刚跃上你的背脊还没来得及掌握好平衡，老公狐一下被你从身上摇落下来，仰面跌倒在地，又顺着山坡往下滚出好几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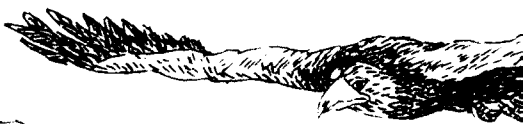
真是侥幸，你只损失了十几片金色的羽毛。

你赶紧蹬腿，想平地跳起来扇动翅膀飞上天空摆脱目前的困境。可是被雪水泡了整整一冬天的山土太酥软了，几乎没有什么反弹力，身体无法跳跃起来。老公狐却又一次利索地从地上翻爬起来，朝你蹿跃扑击。你只好一面高声嘶叫，虚张声势，一面蹒跚着朝后退却。你脖颈上的羽毛竖立着，尖利的大嘴壳始终瞄准老公狐那双贼亮的眼珠子，恫吓性地乱啄乱咬，迫使老公狐不敢轻举妄动。你一直退到山坡左侧一棵枯倒的大树前，跨上树干，利用枯树结实的反弹力，也利用树干与地面那点可怜的落差，终于扑扇翅膀飞起来了。

升上天空，你才松了口气。

死里逃生，好险哪！

现在，最好是立刻飞离古戛纳河谷，离开这只狡猾的老公狐越远越好，你想。事实已教训了你，你根本没有把握将老公狐捕捉住的。力量对比你并不占绝对优势，智



力上也不是老公狐的对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是飞为上策。

你开始螺旋形升高。

你看见，老公狐直立在山坡上，一只爪子清洗着狐脸上的泥垢，一只爪子朝空中挥舞，表情哀戚忧伤，像是在跟情侣道别。

这混蛋是在恣意嘲笑你！嘲笑你的无能，嘲笑你的失败，嘲笑你的退缩。你的雕爪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一股热血涌上脑门。

你猛兽的自尊心受不了这样的污辱。要么接受挑战，要么接受嘲笑，你别无选择。你在老公狐头顶盘桓着。你改变了主意，决心要把这场搏杀进行到底。

老公狐朝你滑稽地耸了耸肩，不再理你，东张西望地在枯树附近寻觅可以挖掘的灰鼠洞。

你在空中一面盘旋一面思忖。是的，你在体力和智力上都不比老公狐强，但你的优势是老公狐永远也无法得到的，那就是你有翅膀，老公狐没有；你能飞，老公狐不能。你什么时候想攻击就什么时候攻击，想用什么方式攻击就用什么方式攻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手里。你觉得刚才之所以偷袭失败，关键是地形对自己不利，妨碍了自己施展翅膀的威力。假如山土不是那么潮湿酥软，你不至于会陷入无法弹跳因此也无法起飞的窘境；假如刚才是在峻峭的落差很大的陡坡上，你极有可能早就制服这只老公狐了。

吃一堑长一智，你要耐心选择最佳地形。



可恶的老公狐，慢慢吞吞在平缓的山坡上溜达，就像逛街一样轻松。你看出来了，老公狐是以逸待劳。你也不能傻泡在空中白白消耗有限的体力。你飞到附近一棵枝叶凋零的杉树上，伫立在树丫上，等待时机。

老公狐弯弯曲曲地朝一座小山岗上运动。这是一个好兆头，你想。小山岗上铺满了砂砾和坚硬的岩石，有利于你蹦跳并缩短从地面起飞的时间。小山岗南面是笔陡的悬崖，有数十丈深，可以大做文章。只要老公狐一登上山岗，你就立即出击。可恨的是老公狐走得极慢，老半天了还在缓坡上磨蹭，惹得你心里痒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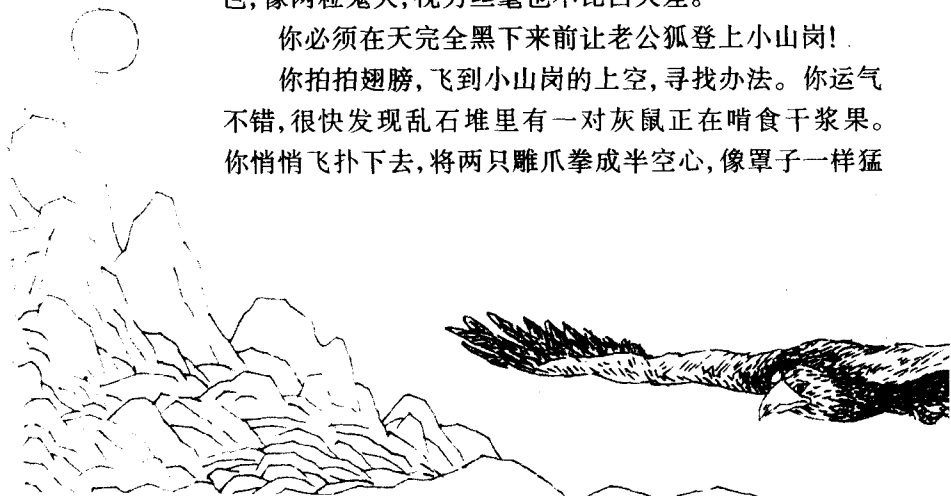
天空变成铅灰色，雨雪霏霏，凄迷阴森。再过一会，浓重的夜色就会像块厚实的幕布一样把古夏纳河谷的一切都遮盖起来。黑夜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你不是猫头鹰类的夜视眼，你的雕眼虽然锐利，却没有夜视的功能。假如天晴，日曲卡雪峰的反光和星星月亮的照耀，你还能看清物体，但现在乌云遮蔽，夜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你只能勉强看见近距离内物体模糊的轮廓。

这是你无法改变的弱点，是致命的缺陷。

你的弱点恰恰又是老公狐的优势。狐狸习惯于在夜里觅食，浊黄的狐眼一到漆黑的环境便会变幻成莹莹绿色，像两粒鬼火，视力丝毫不比白天差。

你必须在天完全黑下来前让老公狐登上小山岗！

你拍拍翅膀，飞到小山岗的上空，寻找办法。你运气不错，很快发现乱石堆里有一对灰鼠正在啃食干浆果。你悄悄飞扑下去，将两只雕爪拳成半空心，像罩子一样猛



地把这对倒霉的灰鼠罩在自己的爪下。你不想把它们捏得粉身碎骨，也不想把它们囫囵吞进肚去，你要它们做活的诱饵。那对灰鼠在你的雕爪下魂飞魄散、吱吱怪叫。你又将两只雕爪稍稍往下压了点劲。灰鼠发出的更加响亮的惨叫声，在寂静的山野传得很远很远。

饥饿难忍的老公狐到底失去了耐心，被灰鼠吱吱惨叫吸引着，三步并作两步，小跑着登上了小山岗。

你放开被抓得半死不活的灰鼠，振翅飞上天空。

老公狐嘴角流着涎液，扑向诱饵。

你在浓重的暮霭中，飞转到老公狐的背后，还像刚才那样，收敛翅膀从高空像树叶那样无声无息地朝老公狐飘去。老公狐还是佯装不知，漫不经心地噬咬着灰鼠。显然，它是想用刚才的战术变偷袭为反偷袭。历史不会重演了。当老公狐在你雕爪攫住狐皮的一瞬间又翻滚躲避时，你早有准备，及时撑开翅膀，弯曲膝关节，借着俯冲的惯性，雕爪踏在坚硬的岩石上，猛力一蹬，将身体弹回空中，同时奋力扇动了两下翅膀。哈！你又回到了能自由地尽情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猎雕威力的天空了。你不敢喘息，立即朝在地上打滚的老公狐发起第二次攻击。你要在它翻身欲起未起的当儿扑到它身上，给予致命的打击。

出乎你的意料，老公狐并没有翻爬起来。它只打了半个滚。它仰面躺在岩石上，四只狐爪半曲着伸向天空，有效地防范着来自天空的袭击。

看来，老公狐已看破了你的意图，非常及时地调整了



自己的战术。

老公狐摆出这个迎战姿势是很毒辣的。只要你稍一疏忽，狐爪就会捅破你的胸脯，狐嘴就会咬断你的雕爪。但假如你放弃连续攻击，老公狐就会从容地从岩石上翻爬起来，速决战将变成持久战。日曲卡雪山顶上最后一块白光正在消褪，黑夜即将来临。你已没有时间再犹豫了，要么放弃这场捕猎空手而归，要么冒险再次扑上去。

为了主人，你选择了后者。

你的雕爪凶猛地朝老公狐腹部那片橘黄色的绒羽抓去。狐爪左右抵拦，把你两只雕爪拨拉开。你又抓了个空，雕爪从老公狐身体两侧滑过，落在石头上。你想重新腾飞，但已经来不及了，老公狐四只爪子已紧紧抱住了你的身体，狐嘴朝你柔软的颈窝咬来。你猛地一闪，老公狐的嘴咬偏了，咬在你翅膀和肩胛的交汇处。你感到一阵钻心的刺痛，继而半边身体都麻木了。你想用嘴壳啄老公狐的眼珠子，但老公狐脑袋埋在你的翅膀下，无法啄到；你想用雕爪将贴在胸脯上的老公狐踢蹬下来，但老公狐像热恋中的情侣那样紧紧搂抱着你。老公狐开始在地上打滚。对鸟类特别是猛禽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残酷的刑罚。飞翼外基部撞在岩石上，硬羽发出咔嚓咔嚓断裂的声响。地面扬起的沙土，刮得你的眼睛无法睁开。

你竭力挣扎着。你必须从老公狐过分热情的拥抱中解脱出来。你不能在地面上久留，你必须尽快回到天空去。

翻滚中，你努力朝悬崖移动。这险峻的地形是你反



败为胜的最后一个希望了。终于，你和老公狐一起翻滚到悬崖边缘，你的雕爪在坚实的大地上猛力一蹬，和老公狐连同拳头大小的石块，一起翻下了悬崖。

你预料老公狐会由于突然失重而晕眩，松开狐爪，中止这死亡的拥抱，并松开狐嘴，使你那只翅膀恢复自由。

但老公狐比你想象的还要顽强，它在半空中仍然紧紧地拥抱着你，并噬咬着你的一只翅膀不放。你一颗雕心变得冰凉。这样跌下去，你和老公狐必然是同归于尽。

你只能拼命扇动另一只翅膀，以减缓下落的速度。

已经跌下去十几丈、二十多丈了。黑黝黝的深渊传来小溪流淌的淙淙声。凭声音判断，你和老公狐离地面只有几丈高了。至多还有几秒钟，你和老公狐便会在溪边的石滩上同时丧命。你已经绝望了，闭起雕眼，无可奈何地等待自己的身体和老公狐的身体砸地时的轰然声响。

突然间，你感觉到自己那只麻木的翅膀恢复了感觉，沉重的身体恢复了轻松。这不会是幻觉。你睁开雕眼，哦，在最后一秒钟，老公狐终于产生了失重反应，晕眩过去，松开了对你的拥抱和噬咬。

啪！老公狐砸在石滩上。

你急忙扑扇翅膀。好险哪！你离地面只有一米高。你在天空兜了一圈，然后飞到小溪边，凭感觉找到了老公狐。

老公狐已不会动弹，只剩下一丝微弱的气息。你攫住老公狐的脖颈，返回丫丫寨。



你在和老公狐扭斗翻滚时，折断了好几根飞羽。你右翅膀和肩胛交汇处的肌肉被尖利的狐嘴咬开了，还淌着血。你全身的羽毛被雪尘飘湿，又粘了厚厚一层沙土。你已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肚子在唱空城计。你精疲力尽，老公狐在你的雕爪下变得越来越沉。你只好飞一段路，停下来栖息几分钟，再飞一段路。你在空中歪歪扭扭，忽高忽低，像喝醉了酒。

深夜，你终于飞出古戛纳河谷，飞临丫丫寨上空。绕过那扇用白象、灵猫和蟒蛇等木雕装饰起来的寨门，你看见，主人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人，小木屋里的灯光映照出那人的轮廓：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两条走惯山路的强壮的腿。

正是主人达鲁鲁！主人站在风雪弥漫的屋外正焦急地等待你归来呢！

你啸叫一声，拍拍翅膀，停落在主人脚跟前。

“是你吗？我的巴萨查，真是你！”主人惊喜地叫起来，“你回来得这么晚，我真担心。”

你骄傲地用雕爪将老公狐推到主人面前。主人摸黑将老公狐拎起来。主人不愧是好猎手，凭手感就估量出了这只老公狐的价值。主人兴奋地说：“好一张上等狐皮！巴萨查，你帮了我大忙了。莉莉看病不用愁了。”

你累得站不稳，蹲在地上。

主人扔下老公狐，把你从地上抱起来。主人温热的脸颊贴着你的脖子，亲昵地抚摸着你的宽大的手掌捋顺你凌乱的羽毛，揩净你身上粘着的泥尘。

